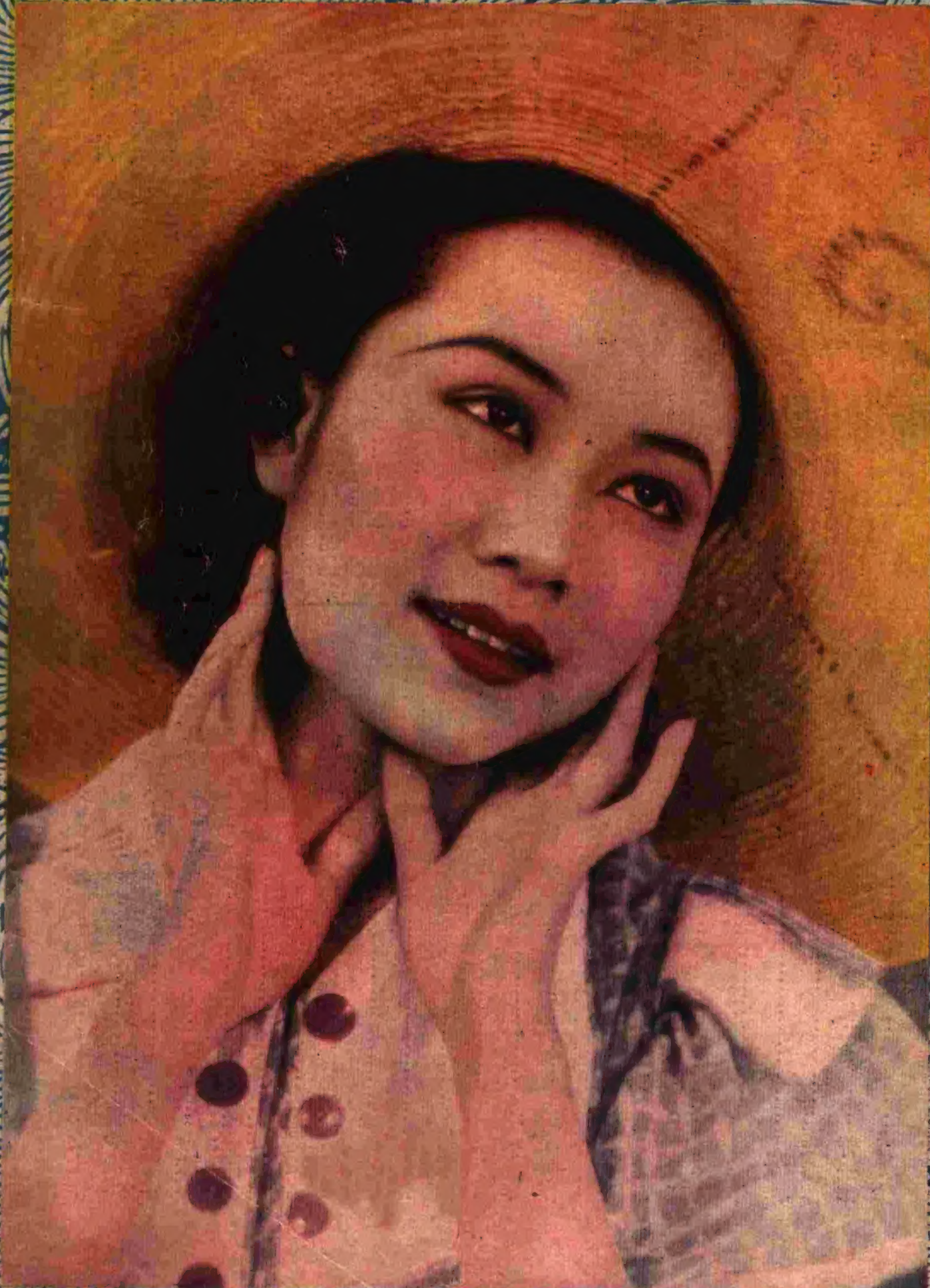


# 電影界

新華  
號



華北電影公司

五











士拉毛建築牆頭上，挖出各樣很玲瓏的窗格，有像花瓶，有像一隻彎彎的茄子，有像一隻香爐，我從這孔洞進進去，平頂上紫滿了紙手工做出的葡萄葉，像上面是葡萄架，壁燈又是用絲織物地，映照全屋子，都像浸在火奴魯魯的露天夜酒店，更是在高沖沖的棕櫚林叢裏，前面是海，上面是一大盤像牙色水晶般的圓月亮，透過過棕櫚葉來，這月光是涼陰陰，再望望裏邊，一盆盆擺飾的紙棕櫚，是用絲織物製出的，二盆紙棕櫚之間就設着一個喝咖啡的座位，聽得有姑娘很尖細的笑聲，還有男人很粗亢的笑聲，更混和着日本長嘍子熱情的歌聲。

我俯下身子去張張那個穿土耳其皇宮裝在瞌睡的守門 Boy，卻是個中國孩子？

走出三四個姑娘來了，我怕難爲情而走，拐個彎兒，到靶子路，湊靜得祇有黃包車二二三三，是空車子在趨過來，趨過去，我依然敲着我的木拖，不覺得地一輛空包車趨近我身邊，問出這麼一句：

「摸特兒要看嗎？車你去，」

「摸特兒是啥東西？」——我故意打句角兒問，實在我牛鼻子亦是摸特兒老畫家呢。

「嘻嘻，摸特兒，不懂嗎？」

「不懂，」我肚子裏暗好笑，他倒也不好意思說了，只是：「女人呀……脫了……的女人呀，」

「女人有怎麼好看呢？」

「好看，好看……」他也說不出了，只是唧唧的笑出來。

大自然的藝術，都作爲了這樣一套離離巴巴戲，我回去將用藥水肥皂洗一洗我的畫筆也；人體本是一座骨骸架，裝上一顆頭顱，都是那麼成爲一個個骷髏，外面不過附堆些臭肉罷了，附堆成一個女人附堆成一個男人，本是大自然的一種寄生物，不過女人附堆得乳部是高的臀部是大的些外，臉蛋附堆得前樣子些，嘴唇附堆得小些

，但人們把女人看做神祕物，實在也是女人造作出她的誘惑性，像，何必要穿什麼半遮半掩的紗衫子，半露半藏的短袴兒，更應人必要用嘴唇一抿一個笑，眼眸子一瞟一個風兒，走路時穿的鞋子，必要去裝個高跟兒，使一蹙一蹙地吧臀部托高來，去把它顫動着，勾引人兒的靈魂，把腰身去一扭一扭，盪搖人兒的心弦，做出醜惡的半推半就的媚工夫來，因此男人着了迷，起了幻想，以爲女人是神祕物，就出什麼玩弄心來了，以此造成侮辱女人的事情，這實在是女人自己作來的恥，可不是嗎？臭肉上的附屬物，又何必一定要去塗飾一層誘惑成分上去，像頭髮何必要去燙成它像波浪式，海螺式，牛屎式的一曲一彎，像皮膚上又何必要去搽上一層礦質的鉛粉，再在上面抹上些胭脂黃，嘴唇又何必要點口紅，不是準備獻男兒去吻它香嗎？更可不必，天然附堆成的眉毛，爲何要去剃了重畫假的，像眼皮去擦上黑油，最小不過的手指和足趾，更何必去加一些寇丹紅呢？不是肉體要迷惑倒男人，由男人去麻醉在他的肉體上，更要不得，何必去天然的臭肉上，亂噴滿人造的香水呢？

所以看女人，看女人，是女人自己造成的罪孽，女人永遠自己在受懲罰。

走了幾家，都是土耳其浴室，在一家，那灰黯色的一盞門燈下，卻有一個老印度人，滿下巴鬚鬚，蹲坐一隻竹凳上，眯細了眼睛，貼近着一本書，像默誦聖經一般的聲音；我去張張，卻是一本印度文，爲什麼印度人讀印度文要偷偷地呢？我起了無窮感觸，但對這位亡國的老人，精神上卻給了我一大教訓，我回去一定要寫寫下這位老人，我看他時，他嘆嘆氣，我也嘆嘆氣。



我收到一封恐嚇信：說假如我不離他，他要暗殺我！  
你那就離開好了！  
可是並沒有名，我本不曉得是那一個老婆？

國舞女人，是扮了金女神，僅兜了一條金絲繡出的圍巾，在狂瀾的舞步，忽然一陣子如大雷劈下來，大銅喇叭像要震破，大皮鼓也如要衝碎時，像金女神就跟着樂師指揮棒一般旋着，像大沙漠捲起一個旋風，旋得天地都昏黑，這時，本來開着藍黧黧的電也刺的熄了，我看不見，也記不出這黑暗裏的好資料了。

門口的士敏土行人階上，站着五個俄國舞女人，她們正夠嚇人，藍的大眼睛，嵌在藍色眼皮下，眼毛像刺蝟背的刺，她們只把肉體上誘惑的部分掩蓋了，一條醬紅色的紗長裙，手裏托了支長烟嘴，狠命在抽，她們是在刺激出她的精神，我走過她們，只是一陣酸的酒味很強烈，這刺激品的酒哪！烟哪！

日本姑娘的美容術，臉蛋上的粉擦得像塑像式般厚，正如泥水匠之粉石灰上牆，頭上的大髮髻，堆得像大牛屎般的大海螺式，更油膩膩地，和俄國姑娘的光了二

條大肥腿，差不多不穿袴子，所謂曲綫美，抖動着大奶奶大屁股，這樣所謂東方美和西方美了，實在不敢聆教。

廣東木拖敲到四川路橋境，高坐在郵政總局大正門的大石階上，好似昂然坐在的九條五爪金龍盤雲的大檀木椅上，大吃百合菜湯一碗，涼涼肺，再吃一五香茶葉蛋一八隻而滾蛋。

敲到家，敲進亭子間，一來摸不到自來火，二來洋燭燭頭也點完了，不知什麼時光？三來連小鬧鐘也斷了發條，橫落床，翻進裏，翻出外，翻來翻去，只是睡不着，實在腦子裏在翻着，哦，摸特兒……哈哈，女人……女人……

### 八月廿九日

下了一天雨。  
跟大毛着了一天扁坑棋，給他關了一天廟坑，吃一天廟，……



# 燦爛的星在電通

波兒小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陳耀庭攝



黃家二

姐與三妹

黃美，黃

今。

陳耀庭攝



陸露明

何佐明攝



眼兒凝着神，鎗兒描得準，「拍答」一聲，區區小島，轟得不留根，果然好個女英雄。

陳耀庭攝



# 其推蒙

(MONTGE)

作忠繼竺

甲：她既然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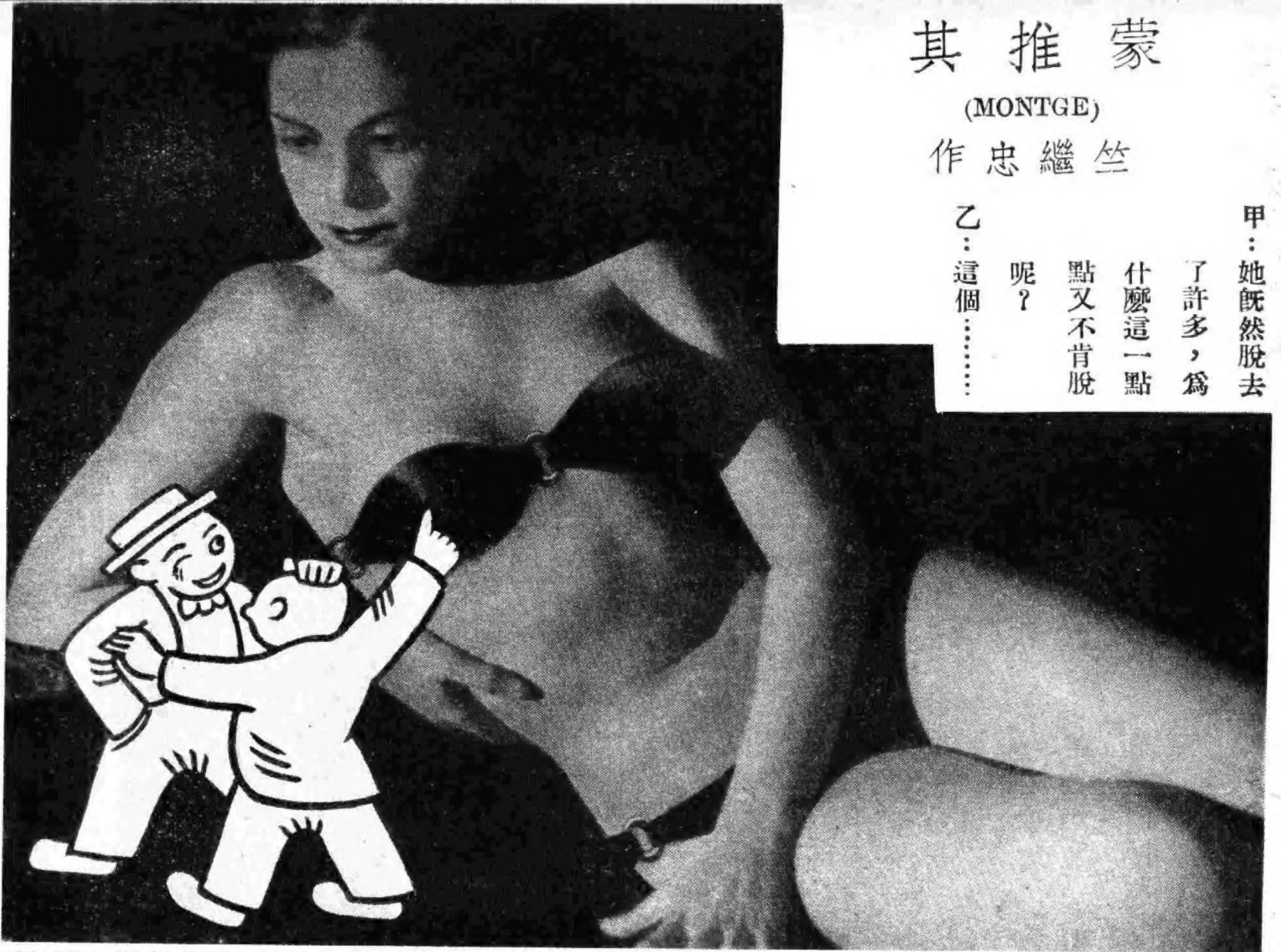
了許多，為

什麼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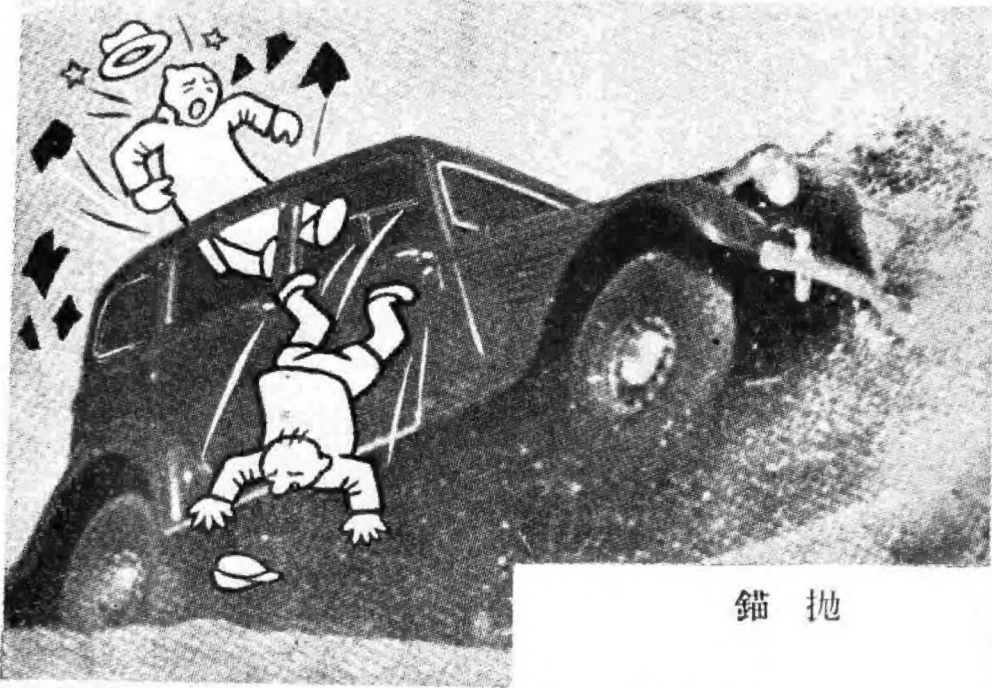
點又不肯脫

呢？

乙：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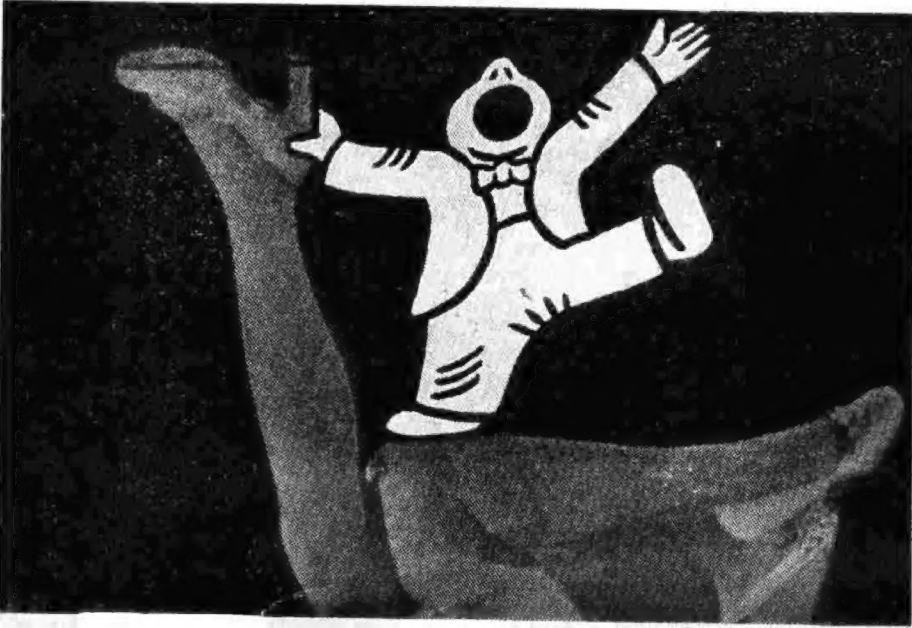
角一另的會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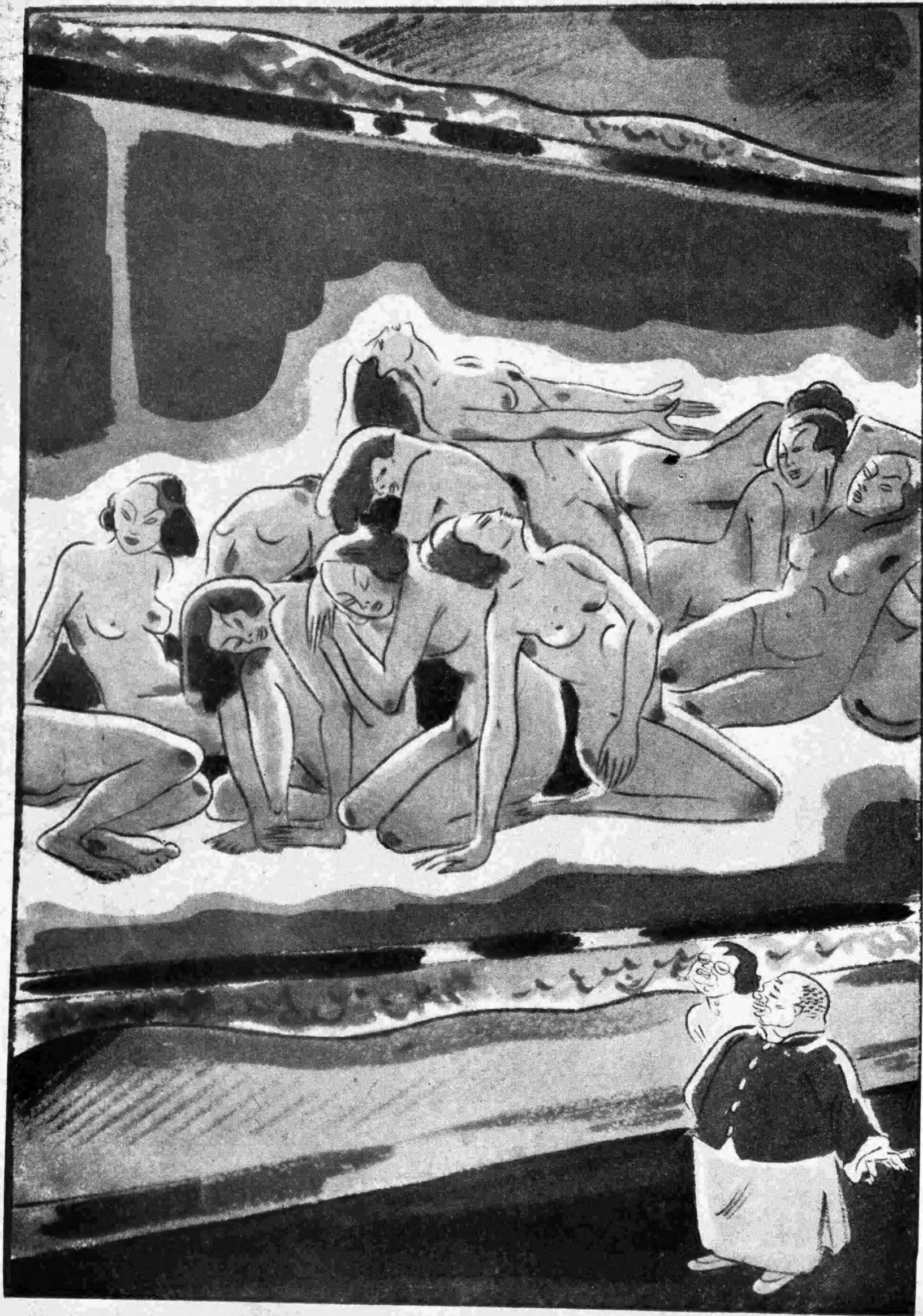
錨拋



藝術家的最高峯







松子作

唔！這麼容易成名！



# 點弱的人女

瑪泰女士她很明瞭男  
子們的心理。  
對於女子體格，頗有  
着懷疑心。  
但是把這樣的方式來  
表示你的健美，恐怕就是  
你的弱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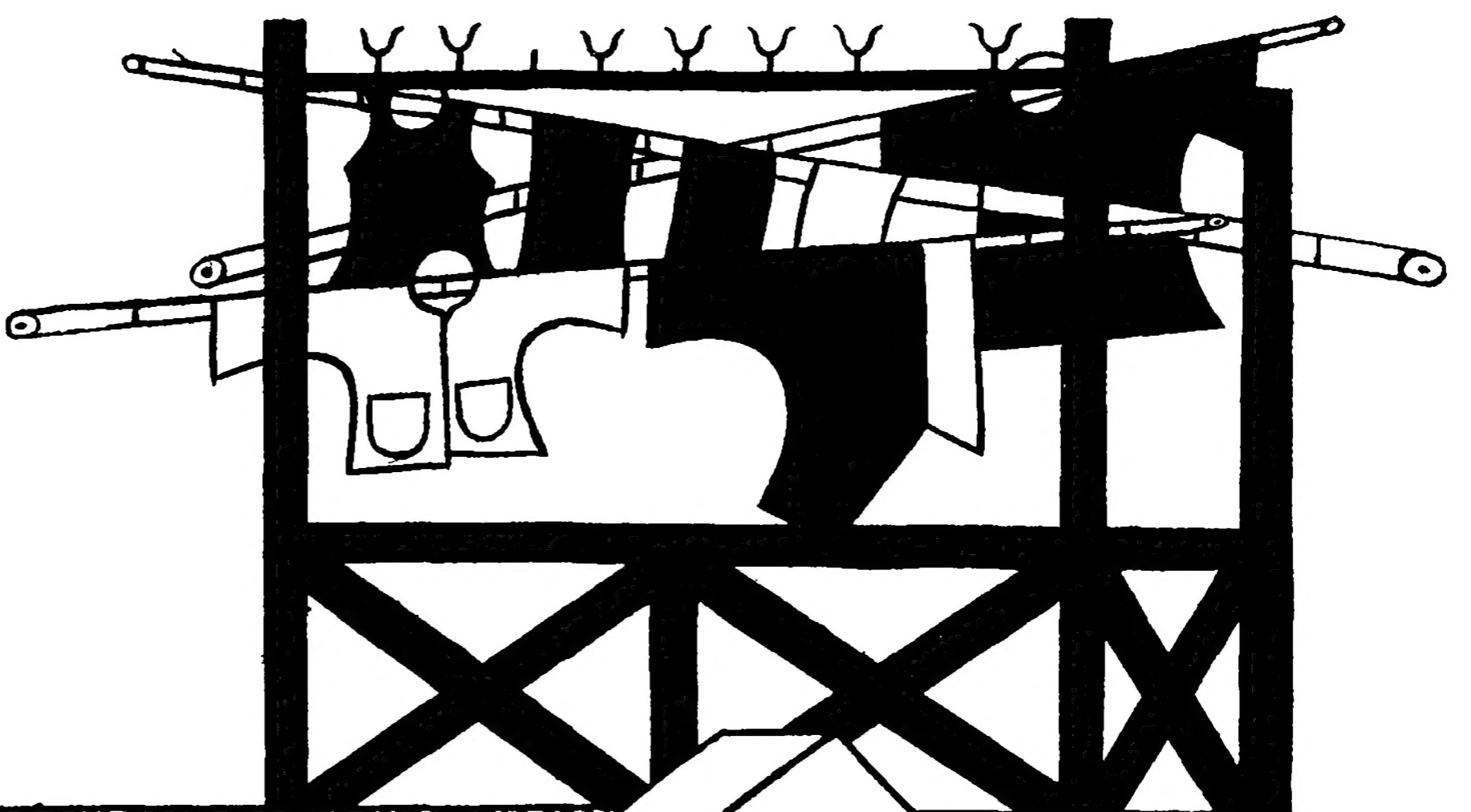
安，懷力克  
小姐與鳥同宿  
，與鳥同歌，  
與鳥同舞，與  
鳥同樂。  
但是你的皮  
膚上確沒有美  
麗的羽毛。



沒好前樓嫂養了好一羣孩子，一輩子  
 服過後樓嫂仗自己一雙手替人家洗衣  
 子的過日子，有時倒還活去，不知怎的  
 ？要她洗衣服的人像死了一大半！可  
 是沒的客堂間里，二夫妻是通文識字的，可  
 的，如灶披間里的老伯伯，聽說是拉洋車  
 的，亭子間里的，不能拉了！  
 知怎的？也是整年的找不到工作！

# 平民窟

胡考筆











# 初秋

尤其

夏天，被一陣烏雲捲過去，像流線型的車子，輕鬆，一合眼，蹤跡一點兒也不見。

由風頭里帶來的是秋的信息，在氣息里，含蓄了無窮盡的柔和。緩慢的風，打着人們的臉，溫馨的直覺在心房里動蕩，即使在深沉的夜里，牠也不涼，好像在原有的成分里，根本沒有牠的存在。

秋，到底能使人留戀麼？答案當然不會相同，但不能否認的，牠帶來的有一種欣快的感覺，這感覺，和春天一樣的活躍。秋天的時候，是難得的，在人間，是不能讓牠輕易的過去的，那麼，不必遲疑，打開了你憂鬱的心情，偉情的縱動，狂歡吧！

不知懷了怎樣的心情，在靜闊的路上閑散的慢步，腿，重負真不輕，拉着那短小的影子，一步，又一步。

在一個商店的門口，遇到了小沙：

——咳，幾時回來的？

——將近一個禮拜了。

——還得意吧，我瞧着他那削瘦的臉

：你更瘦了。

——瘦了？哈哈。寬大的嘴拉張了，透露出兩列米黃色的牙，眼珠，像兩顆滾動的圓球，上下左右，不停的動轉。

共同的走着，腿彷彿輕了許多，談論着熟悉的朋友，談論着奇特的風習，也談論着不入正套的瑣事。

過摩天樓，望了一下，頭有點昏，建築彷彿就要倒下來了，這不能怪誰，偉大的建築正表現了都市進化的程序，你小子沒有福，看一下都不成，更不要說住。拐幾過灣，走過飯館的門口，油膩的香味激急的飄蕩，許是我的鼻子特別鋒利，就在那亟暫促的時間，由嗅覺里，我意識到鍋子甲在炸甚麼，還有榴什麼，炒什麼，……：之類的東西，那什麼和什麼的混

合香味，放射出一種引誘的力量，不自主的能流着涎。

這樣，肚子裏奏起了戰鼓，真沒出息，戰鼓還沒有響過三通，腿已經拉不動了，摸摸了袋子，一狠心，攔攔小沙的手，衝進去。

石面的紋梯，真滑，假使一不留神，說不定會來一個元寶翻身的。檢一張比較清靜的桌子坐下，客人並不很多，這小樓上，是沉寔的。

——吃什麼？我問。

——隨便什麼都行。

實在慚愧，早上出來兌了現大洋一元，除去坐車和其他零星的開支，所剩的也不過小洋八角，如果不小心一點的話，那是頗有危險的。深深地，我感到了一些恐慌的威脅，然而恐慌已沒用了，爲了怕對方看出了自己的破綻，於是，再度的聚起了勇氣！

——點兩樣菜吃飯吧！我說。說了以後，心里就卜卜的亂跳。

——也好。小沙的態度很從容。

這兩個字像兩隻極利的箭，貫穿了我的心，在心底，隱隱地感到了挖不出來的疼痛。本來，我應該再接着問下去，可是，勇氣完全的消失了。

沉默，把我們從當中劃開，在我們間，保持了無聲的死寂。後來，小沙不知道被那陣風一吹，他又變了卦，看上去，並不含有什麼虛偽：

——我還有別的事，我想，能快一點，就吃客飯吧！

——暗暗地，我吁吁一口長氣，這該是一

道教令吧？我想。不久，兩盆什錦飯勻整的擺在我們的臉前，雖明知那一定很熱，甚至熱得不能進口，但在肚子攪亂得難堪的時候，反而覺得這種「熱」，倒是非常的需要，在此，我領略到另一種的實感。

有許多的事，有的時候會突如其來打破了原有的想念，像我，吃一頓飯的時間，涼汗都沒有停止過，當然不敢做什麼無謂的妄想，可是不成，不管你敢不敢，在不留神的一個瞬息間，這間小房子里，竟衝進來一位姑娘。

假使要用適當的比擬，那麼她的身材像蛇，臉，被粉抹糊着，那嘴脣，真紅得可愛，捲曲的細髮，披到了肩頭，頂挑選着人心的，是那雙圓大晶瑩的眸子呵！

——怪了，她來做什麼呢？我想。偷偷地瞧她一下，臉上浮露着企望的神情，似乎希冀着甚麼東西是的。

這更使我爲難了，輕易不進飯館的門，她又能在我們身上希冀甚麼呢？

脚移動着，近了，站在桌子的一邊，眼睛向桌上掃了一下，粉的香，撲上了我們靈覺的鼻頭，味道是怪香的。

——唱吧，她說，笑着，神氣是懇切的。

——唱吧，小沙的眼釘着她，樣子是不平凡的。

真夠她掃興，要是在其他的合場里，也許她會拿了快子挾着菜送到了碗中，放出了另一種的勁兒，但我們間，桌子上是空空地，除了一碗清湯以外，再也不要想找到一點兒東西，不然的話，那一般動兒也許會放到我們的身上。

——哎，唱一齣吧！她的手扶在小沙的肩頭上，搖着。

——唱不起喲！我隨便的也搭了一句

腔。想不到這一句話竟惹出了是非，她過來，把桌子上僅有的一碗湯端起來，「嘩」一聲倒一半進我的碗里。大概她怕我發氣吧？眸子裏含着無限的柔情，瞷着，瞷着。

——馬馬虎虎吧，大小一聲浪，嬌柔得會使你的心底發癢。

像一隻走馬燈，走過來又行過去，看她的樣子是非讓我們出水不可的。

——這悽吧，兩角三齣，怎樣，小沙故意取笑着。

她低下頭，安靜下去，彷彿想什麼，但那麼一瞬，她說：

——琴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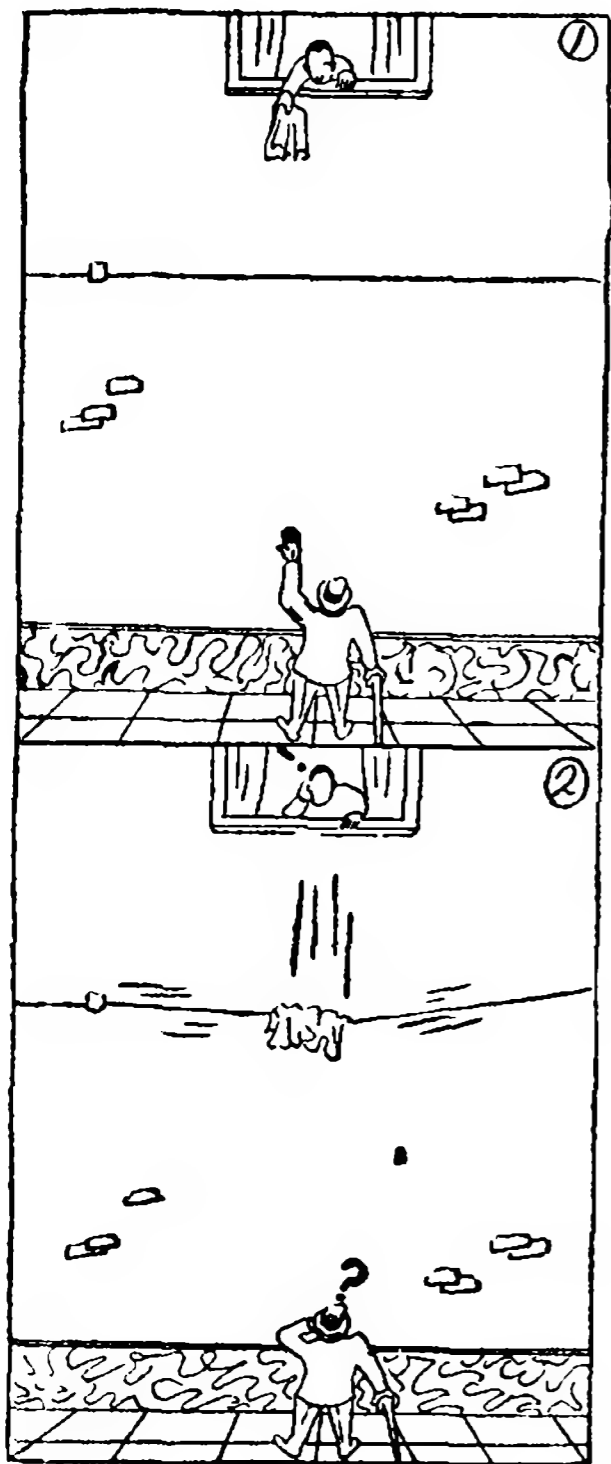
另加銅元十枚，阿好，小沙向我擠擠眼。

一更甲來一更天，心想情郎在遠邊；胡琴終於響了，在這靜穆的小樓里，洋調悽愴清的。

出了飯館，街上的燈，星子一樣，在暮靄的天網上閃着。

——揉的，又破費二毛多，太不合算了。小沙搖着頭。

初秋的风吹着，緩慢地，含蓄了無窮盡的柔和，打着人們的臉，溫馨的直覺在心房里動蕩，這難得的季候，在夜的伸展之下，有多少人在縱動，狂歡，也有多少人在接受着自然的風雨。



外之料点  
作飛鳴張

# 裝 艷

贈 樞 家 陳

小 三 氏 下 大  
 妹 姐 大 的 帽  
 和 姐 姐 梁 子



春 季 裏 來 姊 妹 花 兒 開



# 的們我

庭攝 陳耀 藍蘋  
 娜拉，  
 你在想什  
 麼？是倦  
 ？是憂愁  
 ？



微 着 不 葉  
 笑 誰 知 秋  
 何 在 向 心  
 明 佐

的 情 不 幾  
 笑 緒 同 個



陳燕燕 小鳥  
 何佐明攝



高倩蘋 太太 子孫  
 陳家樞攝



琳 的 美  
 梅 麗  
 何佐明攝

# 女明星

胡小姐 似笑 似嗔 酒渦 微暈

馬永華攝



標準美人  
的標準微  
笑——徐來

何佐明攝

禱祈  
的夜——  
黎明暉

陳家樞攝



薄怒——  
陸露明

何佐明攝



大姐  
賽珍滿  
而春風

何佐明攝





# 使天小的潑活

任克——

擱着嘴

抑着頭

神氣活

現，是

個小丘

八老爺

還是小

獵人？

陳耀

庭攝



小媽媽，  
小鳳，  
抱着她  
的小寶  
貝。

何明  
攝佐

甜姐兒  
黎莉莉  
和懷角  
洪警鈴  
的愛女  
洪梅

何佐  
明攝



活潑  
勇敢  
的小  
騎士  
黎鏗

何佐  
明攝



兆豐花園  
中的皮球  
母子高倩  
蘋和他的  
兩個公子

陳家樞攝

明星生活



在燈紅酒綠裏，醉吧！醉吧！——蔡若虹張新珠在電通新片「都市風光」中之一幕

眼圈上多塗點黑，鼻頭上多加點粉，誰敢不承認我是神秘女郎。

馮四知攝



韓蘭根般秀岑的一副滑稽臉，誰見了，都會發笑。

馮四知攝



一個上進的用功的姑娘——黎莉莉

何佐明攝



高倩蘋

葉秋心細地在研究電影漫畫，並且她忠實地說：「電影漫畫真是一本電，漫書綜合的唯一刊物」

何佐明攝

怎麼？十二點多了，老高還不回來睡？

何佐明攝





# 鵲橋仙

金燄王人美合演



牛郎：

我看妹妹明年少出點風頭也能！拍什麼「風雲兒女」，同那些年輕小夥攆來抱去，叫我隔着一條河多難受，我問你織的布在那裏？瞧我穿的這種樣子多麼難為情？



大羊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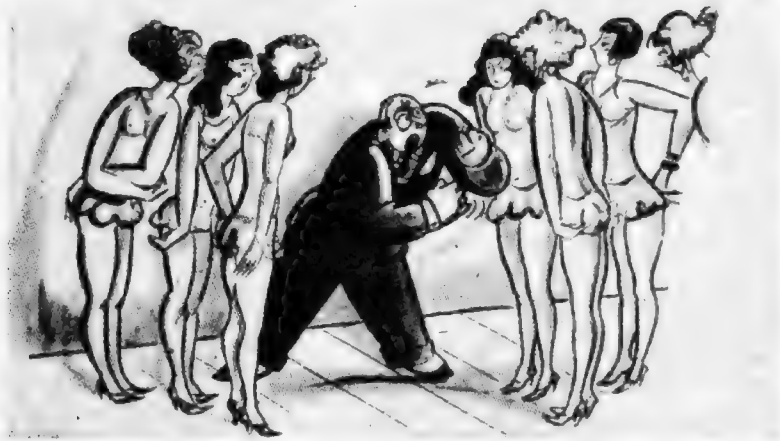
汪子美作

縮女：

男人總是不  
講理！你今年  
走了桃花運，  
拍起「桃花扇」  
摟着那個小妖  
精親親嘴，還  
有良心麼？你  
看你今年饑的  
牛餓得直翻白  
眼，將來怎麼  
過得日子！



選畫漫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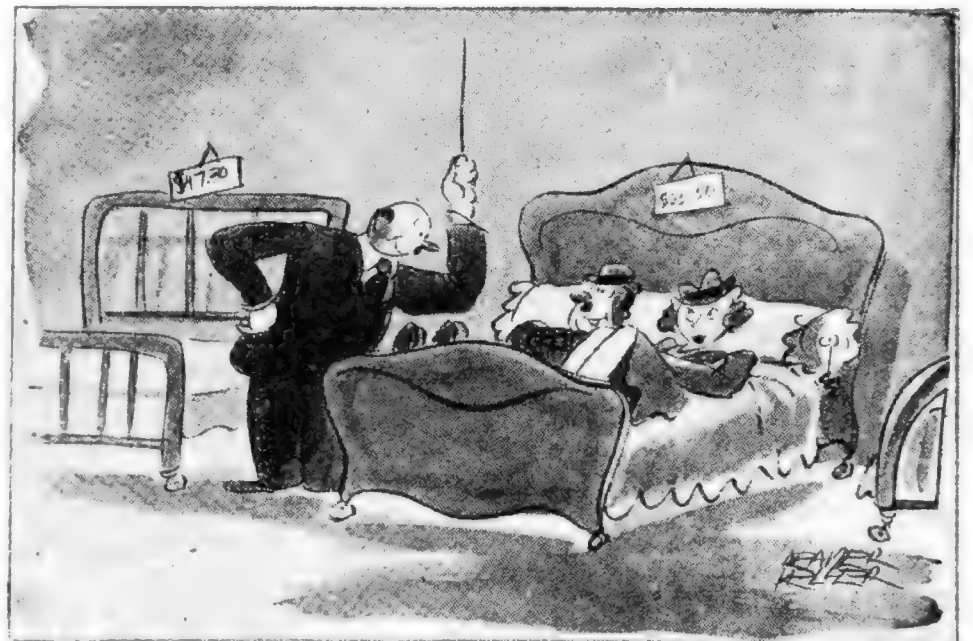
經理對舞女  
說：現在馬  
上去登台  
，並且把你  
們所有的一  
切都給他們  
看。



這樣不便至子頸  
！了僵弄



醉漢——怎麼？我已睡了！



舒服麼？——我將燈熄了你們能更

寫意些，嘻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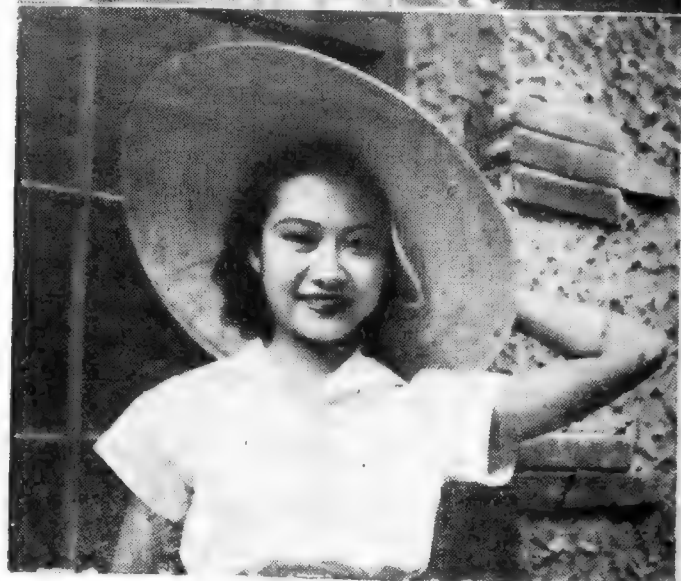


程柳樂作

程柳樂作

男：我進去找一個地方談一會好不好？  
 女：哦！不對！起！我昨天剛巧約了一個首飾商去看鑽石，此刻正好！  
 男：我要上他店去，所以沒有空，真不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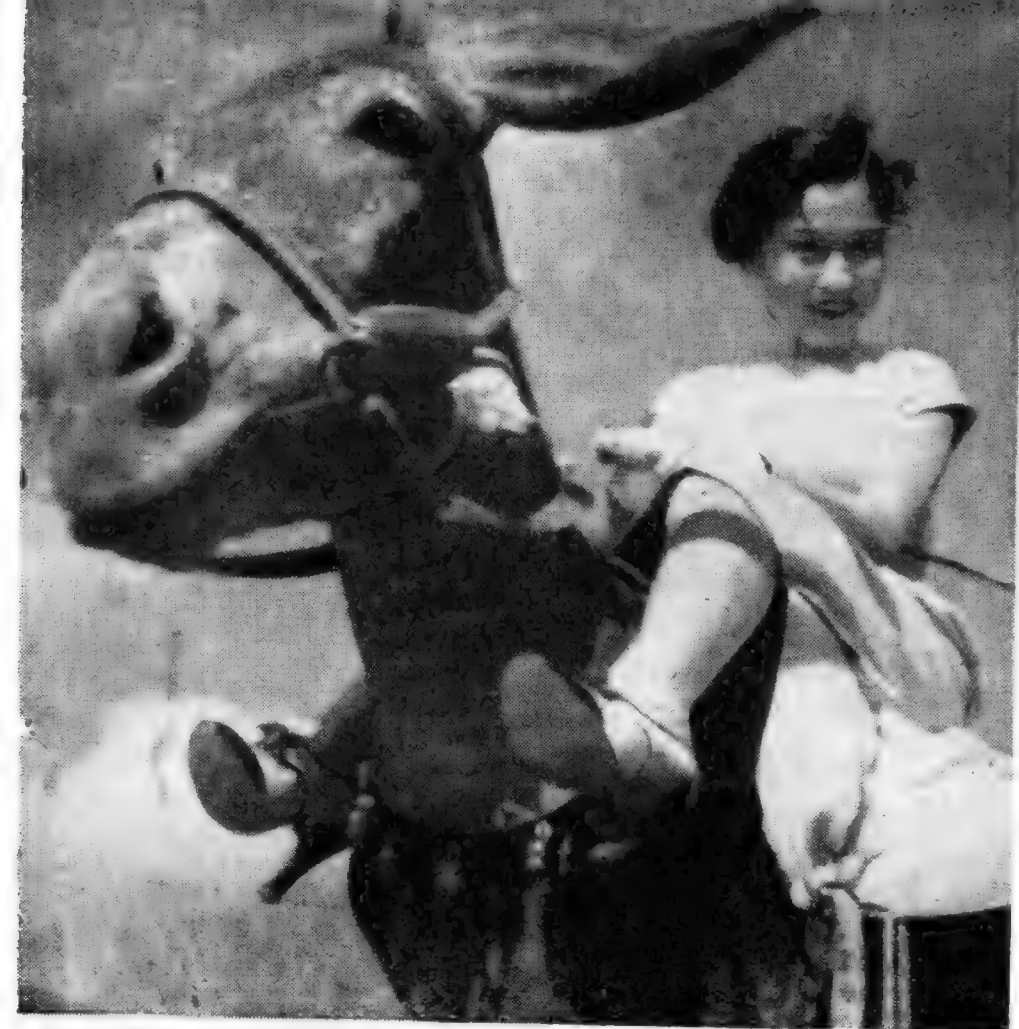


## 賽珠和賽珊

陳家樞攝

這人間至美的兩個精靈，她們是使上帝自豪他偉大的創造，她們佔了花的嬌豔，雲的柔軟，鳥的活潑，水的溫柔，和人的聰明，於是完成了兩個十全可愛的姑娘，使人間添了不少的美和溫馨。

這是人的驕傲，也是上帝的驕傲。





攝庭耀陳

待所有若



陳耀庭攝

攝庭耀陳

思所有若



## 王 瑩

是爲了回憶把你  
弄呆？還是爲了  
前途使你愣住？  
別，姑娘，笑笑  
吧，有的是光明  
在候着你的前進  
呷！

她在人生的網子  
裏，是值得人稱  
羨她，瞧吧，她  
幽美得像一朵花  
，她柔靜得如一  
灣水。

攝佐明何





五真西國  
 歐谷杖川歐  
 蘇器羊西歐全  
 術毛羊西國歐全



作碩創愈

貨西產國

作堪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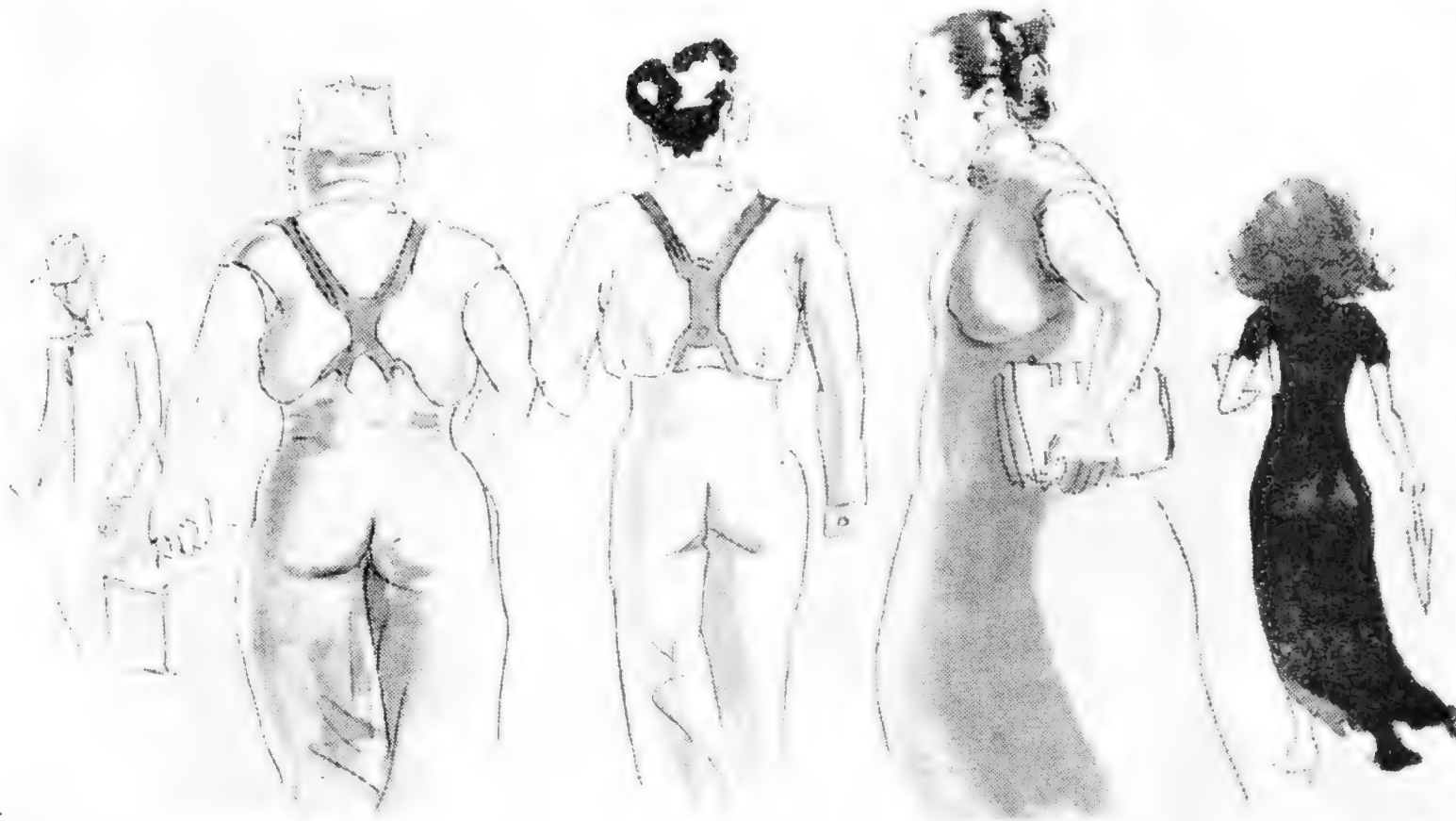
鄉下士紳



西堪

夏令不敬裝束一頁

蓬頭壓首，其袍拖地，頭髮倒梳，緊領閉氣，不冠不掛，徜徉戶外，黃  
 襯衫貪涼快，吊帶袴太肉感。高領長袖，太不神氣。沈逸千作



# 虹口夜話

萍衣章



柳影女士作

夜花園

我好久不到虹口了。有一天，獨自漫步，到虹口去，走進一個小花園，兩個女招待走近前來了。我便叫了一瓶汽水，躺在籐椅上，悠然地喝着汽水。

「一個剪髮，長圓臉，服飾樸素的女招待，坐在我的身旁。」  
「貴姓？」  
「姓陳。」  
「叫什麼？」  
「叫美雲。」  
「好一個漂亮的名字。」  
她害羞了，低下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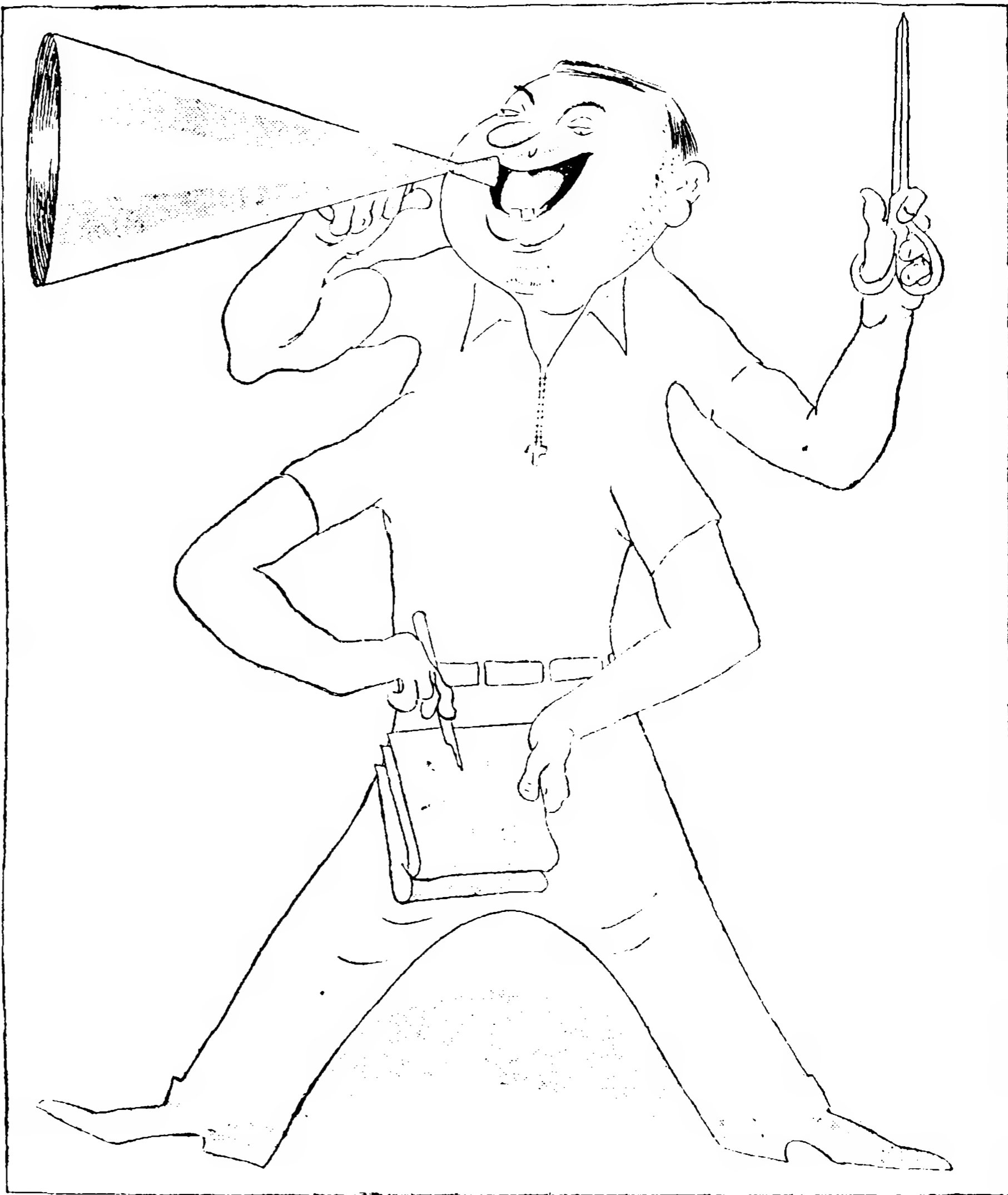
我仔細看了她一眼。眉毛，眼睛，都生得很好。鼻子也端正。而且，她的臉兒，有些像我的「小嬌娘」。

我有點「懷古」了。我問：  
「你那裏人？」  
「上海人。」  
「有父母嗎？」  
「有的。」  
「有父母也幹女招待嗎？」  
「是父親做交易所虧本了，沒有法子。」

「你幾歲？」  
「二十一歲。」  
正談的當兒，另外一個女招待，花枝招展的來了，說：

「你不請她吃一杯橘子水嗎？」  
「好的。」  
我點點頭。

那女招待端了一杯橘子水來，嬉皮笑臉地，在美雲的耳旁說了一句輕輕的話，便悠然似的走了。  
「她說什麼話？」



魯少飛作

編導萬能

她停了一刻，說：  
「她叫我不害羞。」  
「你們可以出去玩玩嗎？」我更進一步問了。  
「不能。」  
「不能，爲什麼？」  
「在這裏，是不能出去的，老板要說話。」  
我每天下午一點鐘來，晚上四五

點鐘回去，一點工夫沒有。  
「在家裏面呢？」  
「家裏要睡着。」  
「那是很苦的生活呀！一月賺多少錢？」  
「十五隻洋，飯吃老板的。」  
黑暗張起了她的翅膀來了，花園裏點上了五色的電燈。我站起身來，便想走了。

「再坐一刻吧。」  
「爲什麼？」  
「談談也好的。」  
我想起「小嬌娘」來了，她現在日本，而且做了小孩子的母親了。我覺得不能再坐下去，付了賄，匆匆地走了。  
「下次再見！」  
「再見！」



# 命運？

菁子

天氣熱了，王老太太鼻頭上冒着汗，直在佛堂裏打轉兒，寒暑表一天升上一天，她的心思也一天加重一天，小女兒二十了，長的又標緻，又溫柔，每天提親的把大門都踏破，李家姪子吳家表外甥，誰不是體體面面小伙子，可就不知命好不好？假使是對妻的硬命呢，可不害了女兒，要不若是個寡情寡義小混蛋，丟了老婆在家受公婆氣，自己在外面討小，大女兒就是個例子，小女兒可要當心點，別又上人當

外面下起毛毛雨來，王老太太心機一動，想起一件事，喉嚨裏燃了爆竹，一連串從佛堂裏出來。

「周媽周媽，叫馬大去把那瞎子請來，快些快些，喂，丁媽，倒杯茶給我……哦，外面下雨，這死天，人家有正經事，你倒落什麼鬼雨來，這殺千刀的王八天……呵，阿彌陀佛，罵天罪過呀，好在門口有太公像，百無禁忌，偶爾說錯話，老天

會原諒的……哦，周媽，叫包車去把那瞎子拖來吧，越快越好……南無阿彌陀佛，丁媽，倒杯茶把我！」

王老太太喉間爆竹炸完了，半響，周媽和丁媽被炸聾了半天的耳朵才復原，趕忙各自領命而去，不一會，王老太太已喝完兩杯茶，那瞎子來了，佛堂裏立刻擠滿了人，王老太太先命人燃上三支香，請那瞎子坐下，也許是椅子上生了刺，那瞎子只敢坐了一個小角。

「好久不來請安了，老太太福體好？」那瞎子將那大紅鑲邊沒有黑眼珠的灰白眼睛朝老太太這處眨巴了兩下。王老太太對他頂謙恭，不擺架子，女兒的命運全靠他註定呀。

「邵先生，上回李吳兩家男孩子的八字，不是請你細細算算，和我們二小姐合一下，怎樣了？」老太太太坐在籐椅上，丁媽和周媽一處一個替她打扇，鬢處幾根頭髮前後飛舞着

「可不是，老太太，瞎子在家躲了四整天兒沒出門兒，做生意嫌錢兒事兒小，給二小姐配婚兒事兒大，可也真不湊巧兒，二小姐富貴命兒，就是怕點兒沖尅，李少爺的命兒好倒好，屬牛兒的，今年二十二，正進天羅運兒，五年一運，要到二十七才脫……「兒」字與那瞎子的嘴似乎是夫妻兩口子，老離不開。

「咳！這可不行，姑娘二十了呀，要等到那年去？喂，別提他了，



吳家孩子倒怎麼樣？」老太太尖聲一嚷，倒把那瞎子駭了一跳，眨巴了幾下瞎子，掙出兩點眼淚。

「是，老太太，壓根兒地，我那瞎子不能說說話兒，有什麼說什麼，二小姐富貴命兒，我敢一句話兒誤了她？吳少爺命兒雖好，就是硬點兒，照他命兒上算，少說也有三位夫人，不是第三位夫人，就是第四位，才能終局兒，缺德兒，可不是，瞎子在家瞪了四整天兒不出門兒，嫌錢養家兒事兒小，二小姐婚姻的事兒大，歇個三五天兒不做生意，餓就餓一頓，又有什麼？」

邵瞎子直說着話，紅眼睛也直眨巴，老太太心慈，鼻孔早已酸了。

「阿彌陀佛，我說殘疾人心地好，爲了我們二小姐，自己不做生意，我當然不會虧待你，哦，可怎麼着？兩家都不行，昨天有個人來作媒，說是阮買辦的三少爺，想訂我們二小姐，那孩子我看見過的呀，又黑，又矮，乾猴精似的，也不見得有出息，而且也配不上我們姑娘，可是，也不管相親了，只要門當戶對，有錢有勢就得，他是臘月三十亥時生的，你倒算算去，合一合婚，過個兩三天給我回信……丁媽，引邵先生吃飯去，倒杯茶兒。」

第二天，邵瞎子從一家闊氣的大洋房裏被兩個聽差引出來，到了門口，邵瞎子從袋裏摸出兩張五元鈔票塞到兩個聽差的手裏輕輕道。

作野天董

圖役執自視閱老場登角名





作沫金

眼隻具獨翁醉邵

「小意思兒，別嫌薄，等三少爺事兒成功了，咱們三人就都發了財了，我決不獨得。」

兩個聽差滿意的笑了笑。

「在那處可要把三少爺說得好聽點，如果說成了，還得把婚期提得早早地！」



上的汗順着牆邊得意的摸回去。

第三天了，用不着王老太太命人喊，邵瞎子已經穿了一身乾淨的粗夏布長衫，戴上一頂發黃的平頂白草帽，捧隻三弦來，摸到王公館來。王老太太聽說邵瞎子來，忙着叫進來，邵瞎子剛踏入佛堂，就笑嘻嘻往空作了揖。

「老太太，恭喜恭喜！」  
老太太頂聰明，她知道邵瞎子再說下去，一定會有黃澄澄的金子從他話裏奔出來的，心中一樂，眼睛變成了兩條拖着辮子的絲線，差點兒把她那已缺了伴兒的一隻門牙，又笑掉了。

小女兒是她的命根，你想，命根交了富貴紅鸞運，還不該笑？

「邵先生，怎樣？阮家男命好？和二小姐合？」

「我說呀，恭喜你咧，瞎子可不在家關了兩三天兒，這回可是椿大喜事兒了，這個婚兒，真的打我做瞎子起，算是個頭一等富貴福壽好兒，要是趕着這暑天兒拜了媒，出了暑就辦喜事兒，我瞎子保管明年月亮的時候，就討得着外孫少爺的喜酒兒吃！」

「有那麼好？」老太太說不出第二句話了，樂的眼睛又變成拖了辮子的絲線了。



忙在喉嚨裏放了一封爆竹，命人取出四樣果品包起來叫邵瞎子帶回去給他兒子大巴兒吃，又點上香燭，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卜了個卦，經邵瞎子一解，果然大吉大利，又請邵瞎子檢了日子拜媒，這才拿紅紙包了一百元鈔票送給邵瞎子。

「眼，讓我來介紹介紹王二小姐吧，可憐他受了母親的家教，打人家替他作媒起，就躲在繡房裏不敢伸頭，連芝麻點兒大的意見或是條件都沒肯提出，姑娘們臉嫩怕羞，比喻一家子在一起吃飯，席間母親和哥哥無意提她的婚到事，她便從腮上紅起，一直紅到耳根，等眼珠子全紅透了，便放下筷子低下頭一溜，便溜到綉房裏去，前一響李吳兩個表兄來成婚她躲在房裏滿心指望母親能答應任何一個，兩個表兄她時常見面的，而且非常巴結她，一個是文秀，一個是英挺，都配做她的夫婿，可是母親偏不識相，邵瞎子又搗鬼，一個也沒允許人家，自己去說聲兒吧，怪難為情的可怎麼說出口？不招人笑話，喝！一個姑娘們不害羞，輕骨頭，算了吧，由媽怎麼幹去。」

日子過的快，今天拜媒了，阮三少爺的相片被大小姐輕輕拿到圍房裏來。二小姐幾次想拿起來看看，可是周媽在旁邊，



作子松

題無

才女是，將房門鎖起來，還拿起那張漂亮卡紙的八寸照片，心中一陣亂跳，腮上飛兩朵紅雲，等眼珠全紅透了，才鼓起勇氣打開外層硬紙，定神一看，喝！可夠嚇人的，眉毛眼睛，全短短地往下垂着，鼻子像個老鷹嘴吧，老鷹嘴吧下面歪歪放着一張收不起口來的大錢包，伸出兩個半邊小銀角子來，看上去，永遠不會超出四尺以上，可不敢斷定，二小姐覺得眼前一黑，好一會才復原過來，轉過身去在鏡子裏看自己，那尖尖的白臉，媚眼紅唇柳腰纖手，像鬼的東西結婚？天！這是三生註定，還是前生作了孽？兩行眼淚淌在二小姐香腮上，她氣得死勁拉下幾根頭髮來，痛，又委屈，止不住伏在桌上直啣啣。

「真快，兩個月一眨眼又過去，王二小姐非但結婚，而且已是三朝了，她心急如火的趕回家來，看見王老太太，止不住淚如泉湧，奔上前，便倒在老太太懷裏。

「媽，他整天的抽鴉片，我說了一聲着指桑罵槐的罵了一頓，連老媽子都被她們唆弄的欺負我，我氣得哭，那死鴉片烟鬼還說，「我有的是錢，女人多着哩，發脾氣可駭不着我。媽……我……我……」

一九三五·八月八日上海



# 黑色之

## 時髦

張英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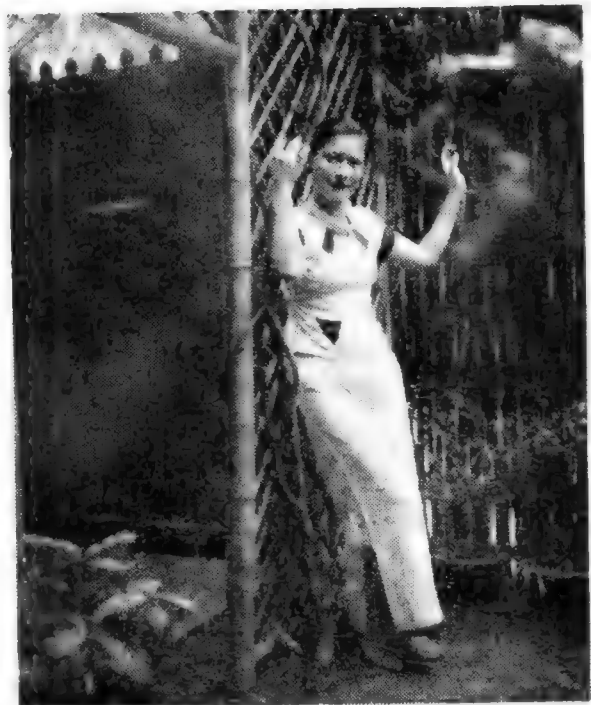
亞非利加洲是一向不爲人所注意，除了少數的政治野心家想在這塊黑大陸 DARK CONTINENT 有所希圖外，簡直那厚嘴唇的黑色的熱帶人連想像也懶得與討厭去想像他們，可是最近阿比西尼亞事件的攪起，對於黑種人的印像似乎不再像以前黑色惡劣，至少覺到他們有像徵着堅毅的黑色的血肉，他們有騰沸着的熱的鮮血，那麼威武不屈來反抗強權者的鐵蹄的踐踏的蒞臨，夠敬愛，夠羨慕得將流涕！同情是會共鳴的，聽英，法，德及其他國人的請願投效阿軍誰不是景仰其耐苦勇敢活潑的愛國精神。現時節真是黑色的時髦時節。從這些的 PAIN OF VIEW 又要同想到上海最近流行的黑衣飾，也許也是一種景仰與同情的感應讓我深深的體會那黑色的阿比西尼亞人的愛國的熱誠，切切的了解那黑色的阿比西尼亞人的堅毅而將獲得未來的幸福，長記得，黑色的時髦！



# 閃耀的銀星

黎灼灼——倚着  
門兒望，老張還  
不來。

何佐明攝



馬永  
華攝

黃耐霜  
在牛背上  
，另有一  
種味兒了  
！



喂！閔翠英  
小姐，望着  
誰笑得這麼  
開心？

俞創碩攝

黃耐霜

一副神

祕的姿

態，那

怕是誰

，也會

醉迷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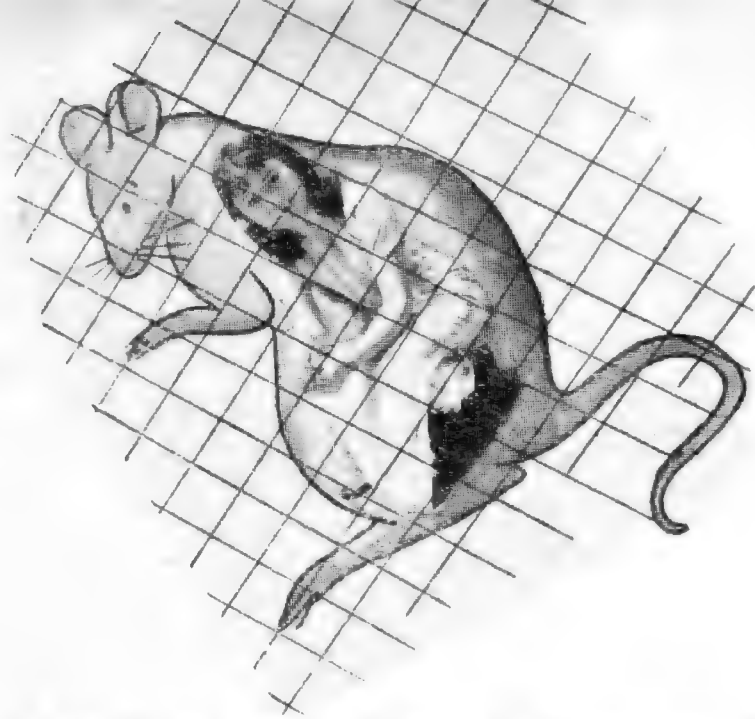
吧！

馬永

華攝







星 生 肖 圖

12	11	10	9	8	7
葉秋心	陳波兒	徐來	胡萍	胡蝶	袁美雲
—	—	—	—	—	—
豬	狗	雞	猴	羊	馬





明大二十

6	5	4	3	2	1
貂 斑 華	顧 蘭 君	黎 莉 莉	王 瑩	王 人 美	陳 燕 燕
— 蛇	— 龍	— 兔	— 虎	— 牛	— 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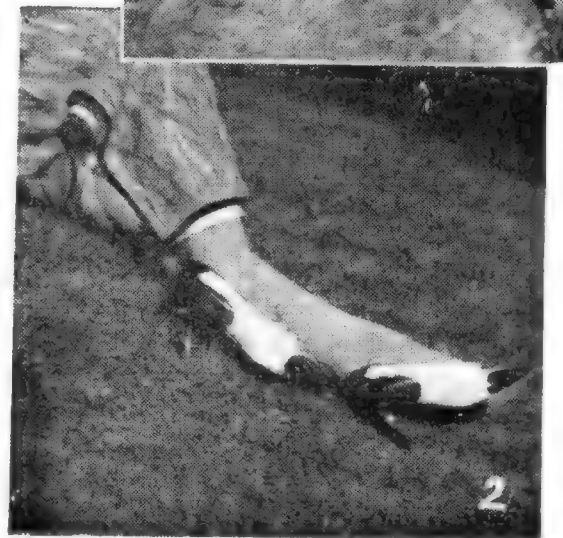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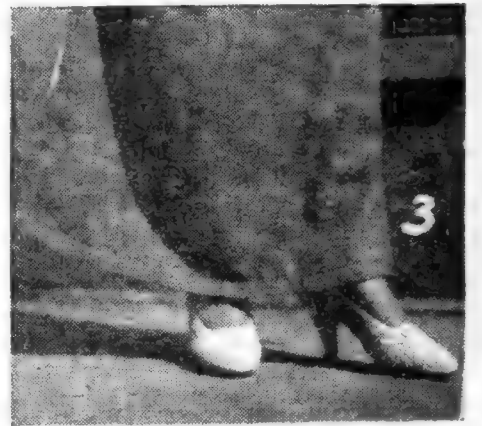






——期四第——

曉揭腳的「們星明」



本刊第四期登載之「明星們的腳」揭曉如左：

- 1 貂斑華
- 2 胡萍
- 3 高倩嬪
- 4 黎莉莉
- 5 徐來
- 6 陳燕燕

第四期出版後，讀者來信約三千餘封，其中二百餘封（游泳照即日當能發出）但有一部來信，因地址不明而退回，本社仍代為保存，以待讀者開明地址後續發。第五期出版日起即行停止猜迷。











Coordinated b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http://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